

• STORIES WORTH TELLING •

童言是生活在新加坡的三明治专栏作者。自1月23日确诊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以来，目前新加坡已确诊18个病例，在海外确诊数据中排名第三，仅次于日本、泰国。

这场“肺炎”疫情牵动着许多在海外中国人的心绪。华人群体是新加坡占比最大的族群，新加坡社会是怎样看待“肺炎”疫情的？生活在新加坡的民众是否有受到影响？童言为我们带来了她个人视角的观察记录。

文 | 童言
编辑 | 依蔓



这是一位生活在新加坡的作者
所带来的疫情观察日记


今年的年三十我是在新加坡过的，邀请了几家朋友来吃年夜饭聚会。他们都来自欧洲，对“肺炎”病毒的关心不及国内，大家简单聊聊就过了。我的立陶宛朋友甚至还完全没有意识到病毒的存在。她不看新闻，也劝我少看。


只有德国邻居汉娜和我一样，时刻关注新闻发布。

“你知道吗，刚才我在超市采购，”汉娜突然抓住我的手臂说，“忽然传来一声咳嗽，几乎所有人立马警惕起来，伸长脖子到处寻找咳嗽来源。”

她说完，看了看手腕上的苹果手表，“新加坡确诊三例了！”

其实早在1月2日，即元旦后第二天，新加坡卫生局就在其官方网页上，通报关于来自武汉的新型病毒。当然，我和许多人一样，既没有把这个事件放在心上，也没有意识到要上网查进展。是直到过年前一周，我才隐隐觉得担忧的存在。

 **MINISTRY OF HEALTH**
SINGAPORE

For Public ▾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 Who We Are ▾ 

Latest Updates

Date	Title
01 Feb 2020	Advisory on Wuhan Coronavirus for Businesses -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31 Jan 2020	Malicious Cyber Activities Leveraging Wuhan Coronavirus Situation
31 Jan 2020	Update on Additional Measures by the Ministry of Manpower to Minimise the Risk of Community Spread of Wuhan Coronavirus
31 Jan 2020	Three More Confirmed Imported Cases of Wuhan Coronavirus Infection in Singapore
31 Jan 2020	Speech by Mr Lawrence Wong, Minister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t Press Conference on Wuhan Coronavirus (31 Jan 2020, 5pm)

Situation

Global	9,826 confirmed
China	9,720 confirmed
Outside China	106 confirmed in 19 countries

WHO Risk Assessment

China	Very High
Regional Level	High
Global Level	High

*Updated as of 31 Jan 2020
Extracted from WHO's [Situation Report](#)*

新加坡卫生部目前最新的数据通报

那天，我和朋友一起吃饭。朋友聊起病毒，并表示有点担心。我倒有点不以为然，心想武汉离新加坡远着呢。而且每天浏览BBC新闻，关于“武汉出现未明病毒”的新闻只出现过几次，并非头条位置。

我其实更担心登革热，因为一位朋友说自家佣人中招了，而朋友家离我只相隔两条街。要知道在新加坡，登革热病可是全国最严格防范的传染病，环境部门定时上门检查家里是否有助长蚊子产卵的积水。要是发现家里清理积水不及时或不合格，还会罚款。

再说，2003年的非典，我就处在疫情严重的北京。我那时上大三，一夜之间所有高校封锁。我和同学每天关注饭堂里电视屏幕下的滚动字幕，那种绝望而恐惧的感觉，真是今生难忘。我想，再怎么样，这种新型病毒也不会比非典来的严重吧。况且，当时我也询问了在武汉上研究生的学弟，他说没怎么受影响。

那还担心什么？

但接下来，情况突然有了转变。1月23日，新加坡确诊首例输入型“新型冠状病毒”。这一消息就像飞箭，一下刺穿了这个热带岛屿的保护层。打开新加坡的《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我不仅看到最新的状况描述，就连这位被确诊病人的年龄，入境日期，在新加坡的路径，以及去了哪个医院，都一一作了详尽报道。总之，给人一种一切在掌控之中的感觉。

First Singaporean infected by Wuhan virus



海峡时报报道截图

彼时在国内，武汉已经封城，全国确诊人数一路攀升。新加坡街头戴口罩的人数寥寥无几，但我听说药房口罩已脱销。为了保险起见，年三十的采购，我选择去了家附近人流不大的小超市，并且时刻叮嘱孩子们好好洗手。

确诊病患的前居住地，
在我常去的超市对面

大年初一早上，我微信拜年，除了“新年快乐”，还加上一句“一切还好吗？”

上海的朋友回复：一切都好。香港的朋友取消了本来订好的四川熊猫之旅，乖乖待在家。学中医的朋友则说自己比较镇静，因为中医认为，病毒进入人体得找其喜欢的环境。她每天站桩，打太极，以增强自身免疫力。在广州的父母终于买到口罩，就是不敢上街，在家凑合吃点年货打发。

住在新加坡的一位中国朋友则表达不安。她住在市中心，周围临近牛车水唐人街和小印度，都是游客聚集的地方——确认的头三名病人在新路径，就集中在旅游热点。“我网上订购了足够一周用的肉和蔬菜，”她说。“以防万一！”

了解了朋友们和家人的状态后，我感到些许安慰。可翻了翻聊天记录，认识的一位台湾好朋友，好几天没消息了。友人在上海工作，过年前应该回台了，难道……被隔离了？

再等等吧，我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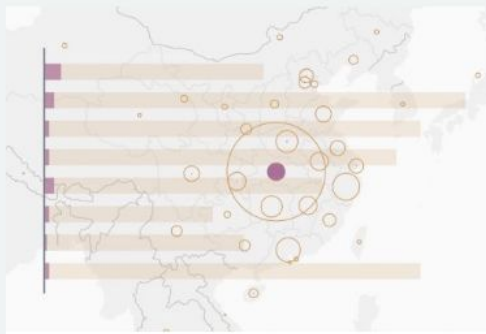
春节假期，我本来打算到乌节路一家专卖店，亲身体验传闻中贵得离谱的瑜伽裤。但乌节路就在市中心，总是人挤人的，还是去户外好。

我决定带着娃们到东部海滩。东海岸公园风景宜人，长达15公里的海岸线，全程为非机动车道，最适合人们骑车跑步做运动。要是忽略停泊在远处的几十艘炼油船，阳光，蔚海，沙滩，应有尽有。

我看着孩子在海边玩沙子，自己铺开垫子，舒舒服服地躺在树荫底下。海风轻轻抚摸着我的皮肤。岸边各处烧烤派对，酒肉香气愉快地拍打我的神经。顿时，我觉得自己离病毒，离所有的纷纷扰扰很遥远。台湾朋友还没消息，不管了，先让我好好呼吸。

放松的同时，其实我也在密切关注新加坡对于这次疫情的报道。

根据我的观察，新加坡官方层面报道还是很不偏不倚，完全不会如法国媒体那样在头条放出“黄色警报”（Alerte Jaune）这样带种族歧视的语言。至于评论部分，大多为中肯建议，例如病毒爆发初期，曾有评论员写道中国的养殖业设施应尽快完善。



Interactive: Countries and regions impacted by the Wuhan virus so far



China doing its best to contain virus and anti-Chinese sentiment is not helpful, says PM Lee

Wuhan virus: Shanmugam commends ICA officers who have stepped up under pressure

Wuhan virus: Where to collect masks? Check online by entering postal code

近期的声音则以围绕本国如何处理疫情为主，大家都鼓足勇气，希望新加坡人们齐心协力战胜病毒。要是出现谣言，新加坡卫生局第一时间在官网上辟谣，所有关于这次病毒的行动与措施，都一一列在公告上。就像之前传言新加坡遣返百名武汉旅客，卫生局马上出来澄清。

新加坡社会的反应则算积极。在总理李显龙的Facebook页面下，几百条留言支持并赞扬总理的决策。其中几段视频显示，李总理没戴口罩到医院探访医护人员，民众看了后互相鼓励说，大家一定要保持镇定，国家绝对能控制住病情。也有不少人建议总理，不能再使用“武汉病毒”这样的字眼。而其他主流媒体的Facebook页面下，祝愿感染病人康复的消息不在少数，看了让人觉得异常温暖。

新加坡公益机构如Give.asia也开始募捐活动，民众大部分表示同情，但也有许多在评论里着重提醒：捐赠具体物品而不是资金，并一定和当地医院直接联系，想来新加坡人也密切关注国内新闻，消息灵通。

至于新加坡个体的看法？我问了问一位和我很聊得来的新加坡朋友，这是她的回答：

“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十分同情那些被困在疫区的人们。本应是高高兴兴阖家庆祝的节日，却被突发的疫情而打断。但对于那些例如吃退烧药逃离出境的个体，我感到些许愤怒。这些人并没有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我谢过朋友的答复后，终于收到台湾朋友的回信，没事，谢天谢地！

再看看最新疫情，1月28日新加坡确认病例7宗，其中一例病患住院前居住地点为锡兰路……怎么听着那么耳熟？我连忙把地址输进搜索引擎，

啊！就在我常去的超市对面！

**负面情绪囤积在胸口，
呼吸困难……**

大年初四早上，我醒后发现自己胸口又紧又痛，就像被墨水堵住，浓得化不开。

其实，我百分之九十九能肯定，自己没有感染病毒。但就算只有0.01%的疑惑，也让我开始有点慌张。我很清楚，慌张，源自铺天盖地的手机信息。

我一直在努力抵抗沉溺，所以我关闭朋友圈，尽量不看也不刷。我订阅的微信公众号只有13个，其中6个为休眠状态。这种自律让我能在照顾孩子之余，挤出足够时间来写作、阅读、运动、社交。

但这些努力因为病毒的到来而分崩离析。每天一睁开眼睛，我必定拿出手机查看新闻，中文的，外文的，像全职新闻人一样追踪病情。就算我加入的微信群不多，但总有那么几个群时刻更新病情动态，只要一出现红色信息提示，我就迫不及待地想点开。我也尝试过退出微信，可顶多坚持三个小时，然后又忍不住登录，忍不住点开消息，恶性循环。

这些消息里，又藏着太多的真真假假。这边甫一发布独家报道，那边就来了辟谣。一位专家刚发表了评论，另一边却又因为评论闹起来。朋友圈里也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看得人只想把自己蜷缩起来。

我已经足足一周没有下笔写字了，本应该处理的图片，一点也没开始。脑袋整日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没有动力，不想干活。勉强给娃做了饭，打发他们看电视，我又再次回到捧着手机的颓废。只是，胸口感觉越来越不好受，恐慌、愤怒、难过、失望，各种负面情绪囤积在那儿，呼吸困难。

我应该做点什么！

我决定放下手机，出门找邻居汉娜。她一看见我就急如星火地说：“你来了太好了！昨天半夜我的胸口发紧得要命，差点打电话把自己送到医院去呢！”

“怎么和我一个怂样！”

我哈哈笑起来，想起这大概是过春节以来自己第一次开怀大笑。

“今天泰拳馆开门呢！”汉娜说，“走，我们打拳去，发泄发泄就好了！”

“可是，我先生还没回家，娃没人带呀！”

“就放在我家吧！”汉娜说。

一个半小时训练结束，我终于呼吸顺畅了。

晚上，先生回来说，新加坡和泰国的宜家商店里，洗手液、口罩全面告急。滴露牌消毒产品，东南亚脱销，连库存都没有了。宜家上下员工都在为寻找防护资源而发愁，宜家中国则宣布，1月30日起，全部门店暂时关闭。

临睡前，我忍不住刷了一遍疫情数据更新，新加坡确诊病患仍然是7例。

2月，新加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例

新加坡人口570万，去年登革热感染人数14658人。现有的7例病患，按比例，真的只是冰山上的一小角。（当然，此次病毒强烈的传染性，我们应该做好防护措施，不能掉以轻心。）

再说，新加坡政府不是已采取措施了吗？从二月一日起，凡到过中国的游客，勿论国籍，都将禁止进入新加坡。持有长期居留准证的中国人，虽然允许入境，但他们和所有幼儿与护理人员一样，只要从中国回来的，必须休假14天。口罩倒不强求戴上，不过主流报纸封面都详细介绍口罩的正确使用方法。



新加坡当地报纸

我应该放心。

我也确实放心了半天。可就在孩子开学前一天，事情生出了新状况。

问题出在确诊的第五号病例，传闻这位女士是陪读妈妈，其孩子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我马上把消息发给认识的一位全职爸爸。他说自己所在的家长微信群已经在讨论，有消息会及时通知我。

很快，全职爸爸回复：“以讹传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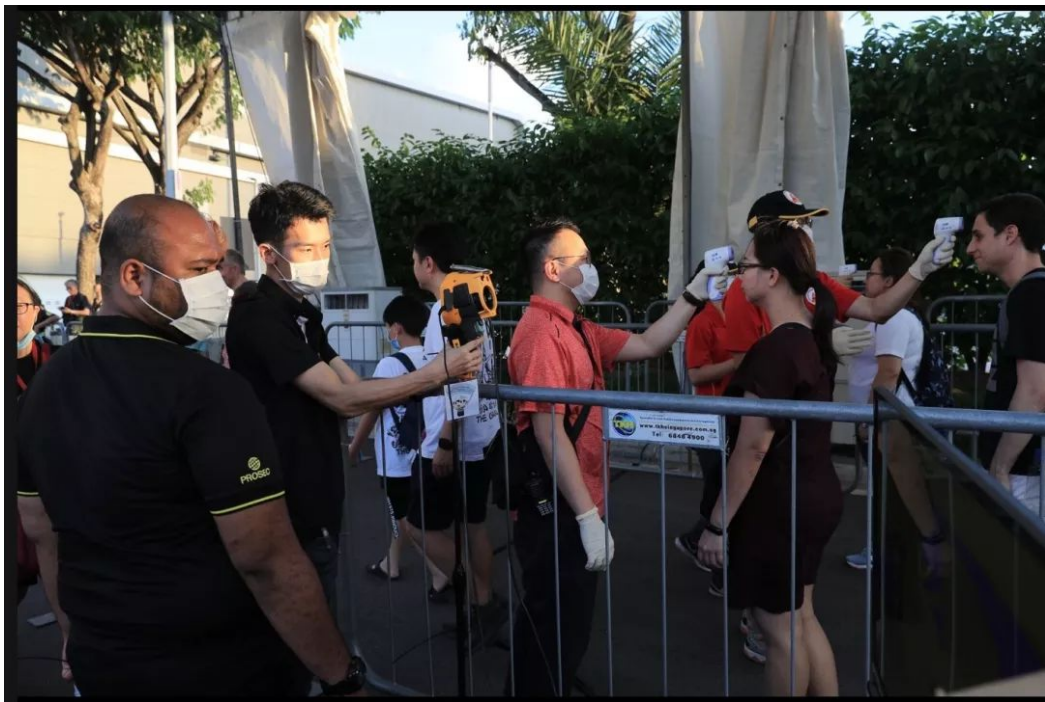
原来，患病女士并非陪读妈妈，孩子也不在国际学校。不知道谁把信息混来混去，就成了孩子是我们学校学生的谣言了。

我松了一口气，却开始犯愁。开学了，到底送不送孩子回学校？

为了应对病毒，学校提前让学生家长在网上填写表格，交代假期内是否到过中国，或在新加坡招待过来自中国的客人。学校也发通知，课外活动全部停止。

我问了一圈家长朋友，有的说送，有的不送，大家都有点犹豫不决。刚好女儿的好朋友决定不上学，还邀请女儿到她家里做客，我便名正言顺地找到留在家的理由。

全职爸爸倒是如常把孩子送回学校了。他给我发来及时报道，每个孩子，家长，进校门必须测量体温，并回答校方关于假期去向的问题。有几个小朋友家里因为年前招待过从国内来的长辈或亲人，当即被学校劝退回家。全职爸爸还说，校园里戴口罩的人不多，大家都很轻松，就是来上学的小朋友很少，她女儿班上学生总数24人，只有9位来上学。



体温测量站

周末，我收到学校邮件，下周课外活动课即将恢复正常。而我，退了几个喧闹的微信群，专心开始码字。新加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持续缓慢增加，但我们的生活几乎没有受到任

何影响，商店开门，餐厅营业，连新年期间最吸引人流的庆祝活动“妆艺大游行”也如期进行。

我由衷希望，病毒早日被打败，世界恢复本来的秩序。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woman with short dark hair, smiling and holding a cup. She is wearing a floral patterned shirt. To her right is a large potted plant. The photo is framed by a red border. The name '童言' is in the top right, and '三明治作者' is written vertically on the left.

童言

三明治作者

2006之前，我只在两个城市生活过，其中一个是我出生长大的城市。
2006年到2015年，我搬离过6个不同国家：瑞典，埃及，拉脱维亚，英国，日本和中国。
游历了很多个城市，和一个蓝眼睛男人结了婚，生了两个谁也不像的娃。
2015年夏末，我参加了破茧计划。
写作是我擅长并热爱的几件事情之一。



给作者赞赏



“Reward 童小姐”

童小姐's Reward Code

武汉日常

每日书特别版

01.24 — 02.22

在武汉“封城”的第一天，
三明治招募了五十名
人在武汉或者家乡在武汉的朋友，
一起用文字忠实地记录下
他们在这个特殊时期里的生活日常，
并且每天摘录一部分
他们的每日书发表。



扫码持续关注

推 荐 阅 读



《火神山医院一位工程师在完工后的口述》



《“冒昧问一句，你这次回国没去过武汉吧？” | 美国南部的“肺炎”日记》



微博: **SandwiChina**三明治

豆瓣: **中国三明治**

Facebook: **三明治** / Instagram: **china30s**

投稿邮箱: **tellus@china30s.com**

www.china30s.com

上海 · 愚园路1088弄39号